

《致橡树》和《一棵开花的树》之比较

马明敏

(新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致橡树》和《一棵开花的树》同样以树喻人写爱情,但却完全不同,本文从两首诗的情感的诉求与表达、意象的组合选取与意象的创造、作者相关背景等方面作一些比较。

【关键词】树;爱情;意境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74-03

树作为一个文学形象被写入书中时,多半让人觉得古老而苍劲,并拥有坚韧的生命力,它与那时而哀婉,时而欢乐的爱情似乎没有联系。花与蝶的相悦,水与鱼的相依,藤与树的纠缠,这似乎才能表达出爱情,塑造出爱情。树,太过冷静,太过刚强,儿女情长只会冷眼旁观。但舒婷的《致橡树》,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却恰恰推翻了人们这种惯性思维。诗人就是用树写出了那柔情百转的爱,写出了那坚贞不渝的情。虽然两首诗都是用树喻人来抒写爱情,但其中也各有千秋,用一样的树表达着不一样的爱情感受。

一 情感的诉求与表达

《致橡树》和《一棵开花的树》都是爱情诗,但表达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虽然都是在诉说爱,用内心独白的抒情方式坦诚地直抒心灵世界,可诗人们的情感基点不同。《致橡树》中“橡树”的形象象征着刚硬的男性,而有着“红硕的花朵”的木棉显然象征着女性。男性和女性都在这首诗歌中化作了树,而且平等的,共同生长在大自然中,所以诗人大胆地向和自己一样扎根在土里的树告白着。“如果我爱你……”,“如果我爱你……”热情如火,诗里感情的双方是平等的。

《一棵开花的树》在诗的一开始,就以一个疑问句开头来表明了其中感情双方的不平等,“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了与爱人相遇,虔诚的变成一棵树,为爱人不惜牺牲一切。一树,一人,他们已处在不同的世界,一个人又怎能懂得一棵树的诉说呢?“我”只能尽力开出最美的花,可是意中人一无所知,辜负一片相思意。爱着的痛苦,被爱的一无所知。少女在一个卑微的位置上,她选择的不是向爱人大声的告白,而是向佛祖祈求爱情。

感情基点的不同所以导致诗人不同的情感诉求。《致橡树》中首先以假设句起:“如果我爱你”,然

后以“绝不”的完全否定句继续,表明了“我”还没有完全要接受这份爱情,除非“你”同意“我”的条件:“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而且要共度寒潮、风雷、霹雳,要能同甘共苦。诗中的“我”和“你”是对等的,是对话的,“我”向“你”表达着我的情感,并告诉“你”“我”需要什么样的爱情。《致橡树》不仅是“我”对“你”的告白,更是“我”对爱情的宣言,其中没有祈求,没有怜惜,有的是冷静,是理智,而且勇敢、热烈。而《一棵开花的树》首先以问句起:“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一开篇就表明了“我”迫切的想要得到这份爱情,在这种一厢情愿的爱情中,“我”处在劣势,被动的几乎没有话语权,甘愿无条件的付出,用化作一棵树的代价换“你”的惊鸿一瞥。“我”所做的只能是向“佛”诉说,向“佛”祈求,让这种虚无飘渺的外力来帮助自己,而自己却不主动争取。诗中的“我”和“你”毫无言语的交流,“我”向“佛”告白着爱情,而“你”只能一无所知。《一棵开花的树》中情感的表白一样浓烈,而且坚韧,但却太过卑微、温顺,以至于失去了自我,所以这首诗中仅仅只在表现了一个女子对爱情的祈求,她哪敢对爱情有什么要求啊!

其实这两首诗不论是它们不同的感情基点,还是它们对情感不同的诉求和表达,我想都源于诗人们有着不同的爱情观。让我们先来看《致橡树》,它否定了传统的爱情观。首先,诗人以“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这样的比喻否定完全依附性的爱情观;其次又用“也不止象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象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排比句式否定单纯奉献的爱情观。这两种爱情观是在长期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积淀形成的。诗人书写自己独立、平等的新爱情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

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而且要共度寒潮、风雷、霹雳,要能同甘共苦。《致橡树》以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站在世人的面前,她现代、独立、积极而且充满了刚健的生命气息,敢于批判、反抗,有着理性的思考,还能够开始更多的关注女性自我。《致橡树》不仅塑造了一个新女性形象,书写了一种新爱情观,而且还抛给了人们无限的思考。《致橡树》表现了女诗人既独立又自尊,崇高而坚贞的爱情观。

《一棵开花的树》表达了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痴情等待,甘愿牺牲,默默奉献。“求了五百年”只为能成为一棵长在你必经路上的树,坚韧的等待着爱情。“阳光下慎重地开满花朵”,“慎重”一词将一个女子的心理刻画得多么出神:努力的完善自我,眺望着爱情。结果,意中人“无视的走过”,只剩自己一地的心碎。这样的爱情中占主导的是男性,女性容易迷失自我,成为男性的附庸。这是甘愿付出、等待的传统女性所具有的爱情观。可以看出在席慕容的诗歌中,现代女性意识显得比较稀缺,她更多的是沿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整首诗透着浓浓的闺怨之情,在一份凄凉的悲情中描摹出了一个失落、幽怨的女子。

二 意象与意境

就两首诗的意象选取与组合来看,它们的意象选取都很丰富。《致橡树》选取了木棉和橡树,木棉和橡树都是常绿乔木,共同生长在热带地区,却有各自独特的特点:一个高大威仪,有魅力,一个开着红花,给人以温暖。这样两个意象组合在一起,眼前似乎出现了比肩而立,各自独立但又深情相对的一对崭新的树的形象。诗人抓住了树的特点,充分利用了象征手法。而象征恰恰是审美意象最基本的表现手段。除了抒情主人公“木棉”外,诗人还选取了“凌霄花”、“鸟儿”、“源泉”、“险峰”等意象群来与之对比。而且还一反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是来赞美、歌咏它们的美好,而是用了像“绝不向”、“绝不会”、“也不向”、“甚至”等这样的词来予以否定。诗人运用这样的写法和这样的意象组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开朗、坦诚、自重,又有着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她骄傲、勇敢,敢于积极的争取自己的幸福。诗人也正是借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来给我们诠释一个全新的爱情的世界。

《一棵开花的树》的意象选取是唯美的,哀婉的。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一棵树,阳光下慎重的开着的花,凋零的花瓣,这么多意象,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意象,那就是期望爱情的“我”。这里的树的

意象没有了橡树、木棉那般强烈的象征意义,而是要与它周遭所有意象组合在一起联系在一起,不再是独立的。这首诗中所有的意象都是荒诞的,“我”,“佛”,“开着花的树”都如远古的神话般不可思议。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首歌,一个动人传说。此时我们再通过这些意象看到的就是一个永远饱含着泪水,无比惆怅的,等待着的女子。这些荒诞的意象组合在一起没有把我们带进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是让我们远离了尘嚣,进入了一个宁静而深远的空渺的宇宙中。

不同的意象选取、组合,创造了两首诗不同的意境。就意境的创造来看,我认为《一棵开的花树》更胜一筹。但就意境的选取、组合来看,《致橡树》更有新意。在庞大的意象群中,诗人将它们作了比较,突出“木棉”,并且否定了“鸟儿”、“源泉”等我们原本认为美好的意象群,而这一点是《一棵开花的树》所不具有的。

王国维说:“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意境的创造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艺术。两首诗都有情有景,先来看景。如果把诗比作一幅画,那么《致橡树》就是一幅静态的风景画:橡树和木棉静静的,坚定地站在一起,树叶相互交错,根紧紧相连,头顶一片蓝天。而《一棵开花的树》却是多幅画组成的,是一幅幅画流动而成的一幕动人的故事。诗的开头向人们展现了一位少女在佛前祈祷的画面。她感动了上苍,于是画面变成了一棵等待的树,她激动,忐忑不安,期待能引起他的注意,诗人将一切心理过程用借代的事物呈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个人,一棵树,树上开满了大大的美丽的花朵。可现实很残忍,这最后一幅画,心上人无视的走了,花瓣慢慢的飘落着,树的背后远远的有一个身影,为画面抹上了一笔浓重的凄凉。

再来看情,《致橡树》的情感一直是那样的热烈,坚定,那样的阳光灿烂。情感上没有波澜的变化。字字有声,句句有力。“绝不”、“也不”,强烈的反对旧式的爱情,“必须”,“这才是”直白的告诉人们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毫不隐讳,努力的抒写着她的爱情理想。《一棵开花的树》其情感是凄美,波澜起伏的。诗的情感由乐转愁。少女从期望、祈求到梦想成真,是多么的激动、开心。满心希望的等待中又是那么忐忑不安,但也是欢喜的。那颤抖的叶子表明了相遇时少女那难以言表的喜悦。此时的情感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心上人无视的走开了,笔尖一转,就从波峰掉到了波谷。这首诗的情感经历了:期望、等

待、激动、失落这一系列的变化。

意境的创造还讲求虚实相生,一是“如在目前”的较实的部分,一是“见于言外”的较虚的部分。由实境诱发开拓的虚境让人能产生更广阔的审美想象空间。《一棵开花的树》:“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这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变成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边/阳光下慎重地开满花朵/朵朵都是我前世的企盼”这样的语句充满了佛教色彩,虚实相生,佛祖、轮回、缘分、前世今生,似乎都有玄机在每一诗句中。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这是舒婷《致橡树》所达不到的。

两首诗就韵味而言,《致橡树》在最后又一次大胆的告白:“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这样的结尾不留余地,干净利落,不用质疑、没有反驳,但韵味不足。《一棵开花的树》最后这样写道“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那不是“凋零的心”而是泪,是血,是深深的失落。诗人没有了言语,但哀婉与忧伤却久久没有散去。“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那飘落一地的更是无愧的真心。这样画面感很强的结尾给人无穷的韵味,让人咀嚼不尽。王国维曾说:“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二曰壮美。”在我看来,《致橡树》所表现出的正是壮美,而《一棵开花的树》所表现的是优美。

三 舒婷与席慕容

两首诗都是借树写爱情,但是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与作者经历、创作风格是分不开的。

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石码镇,以后一直生活在厦门,当代女诗人。1969年插队落户于闽西太拨,1972年返城。当过泥水工,浆洗工,挡纱工,焊锡工。1980年,调福建文联。插队期间,开始试笔,直至十年后即1979年,才开始公开发表诗作。这是舒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但从这个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早先年轻时代生活的艰辛。经历下乡、文革,当过工人的舒婷是不会具有李清照般的情怀。诗人的创作个性的形成发展,虽与先天的气质秉赋有关,但更要受到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文革结束,七十年代

末,改革开放,社会开始快速发展,舒婷作为从文革梦魇中惊醒的一代,他们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负,国家、民族、社会等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冲击着这一代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思考,不得不探求。写于1977年的《致橡树》正是作者对当时现实的一种反思、批判,所以学界普遍认为,舒婷的女性意识觉醒的较早。《致橡树》以她女性独有的敏感、细腻,思考新时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坚定,情感真挚,又富有哲理。

席慕容,蒙古族,她是台湾知名画家,更是著名散文家与诗人,1943年生于四川重庆,祖籍察哈尔盟明安旗贵族。十四岁入台北师范艺术科,后又入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1964年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毕业后任台湾新竹师专美术科副教授。举办过数十次个人画展。1981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出版席慕容的第一本诗集《七里香》。

席慕容的成长经历与大的成长环境较之舒婷就安逸、舒适的多了。而诗人的诗却常常以伤感、忧郁为抒情基调。营造悲剧性的情境。这并不说明诗人有着辛酸痛苦的经历,恰恰相反,诗人有着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成年后也有着美满的婚姻。那么诗人为什么还如此钟爱写如《一棵开花的树》这样伤怀的诗呢?大概是诗人个人情感欠缺的一种补偿吧!也可能是诗人对那种伤感情调有着特别的偏爱。所以诗人常常表现那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失之交臂的悔恨,一厢情愿的付出。而且与舒婷相比,席慕容的写作是无功利的,没有经历过文革,更不需要承担历史的重任,写诗只是她的爱好,没有目的,更不刻意,只为感动而书写,她书写青春,书写爱情,书写故土,在她的思想里更没有什么女权主义,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诗人,在生活中与人分享着快乐。而且诗人又受益于三种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影响。诗中有着流动的画面,有着古诗词中那清空渺远的境界,还有那浓郁的佛学色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想正是因为她们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创作风格,才使两位女诗人,同样都是写树,同样都以女性的口吻诉说,但却给我们了不同样的对爱情的感受。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席慕容.席慕容经典作品[C].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3]重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4]李宏娟.《致橡树》之“三美”[J].现代语文,2005.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ZHANG Ya-qi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Zunyi Medic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3)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definitions of bo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neither the "one that regards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branch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is supposed by many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r is the one as is claimed by Bassnett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a branc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f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that of "being connected but different". That is to say, they have different object of attention, namely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however, the two are connected in that both are concerned with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start a "cultural turn".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Literary Translation; Being Connected but Different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62页)

On the Deep Images of the Snow and Fire in *Snow Country*

ZHANG Qiao-huan

(Literature Department, Jiaying College, Meizhou, Guangdong 514015)

Abstract: In *Snow Country*, snow and fire are two important images which have consanguineous relations with the characters, existing status of the two heroines an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The author Kawabata Yascenarr pursued a co-existing condition, then found an incompatible realistic plight and lost ideality which he wanted to solve. The images of the snow and fire are Kawabata Yascenarr's profound experience with survival.

Key words: Kawabata Yascenarr; *Snow Country*; Snow; Fire; Experience of Survival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76页)

A Comparison of "To Oak" to "A Flowering Tree"

MA Ming-min

(Humanity Department,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chi,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The two poems, "To Oak" and "A flowering tree", are same in the metaphor of tree for love, but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article is trying to compare these differenc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emotion of expression and demand, the imagination of combination and selectio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creation,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he authors.

Key words: Tree; Love; Mood